

雪螳螂

（日）红玉伊月 著

（日）岩城招郎 绘 林香吟 译

雪螳螂

（目）红玉伊月
（目）岩城拓郎（绘 林香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螳螂 / (日) 红玉伊月著; (日) 岩城拓郎绘; 林香吟译.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356-5077-1

I. ①雪… II. ①红… ②岩… ③林…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4936号

原著名:《雪螳螂》, 著者:红玉いづき, 绘者:岩城拓郎, 日版设计:鎌部善彦

©KOUGYOKU IDUKI 2009

First published in 2009 by ASCII MEDIA WORKS Inc., Tokyo, Japan.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ASCII MEDIA WORKS Inc.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2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出品并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1-104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雪螳螂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著 者 (日) 红玉伊月
绘 者 (日) 岩城拓郎
译 者 林香吟
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刘烜伟

责任编辑 唐竞恩 秦毅
美术编辑 苏碧梅
制版印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27mm×188mm 1/32
印 张 8.25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5077-1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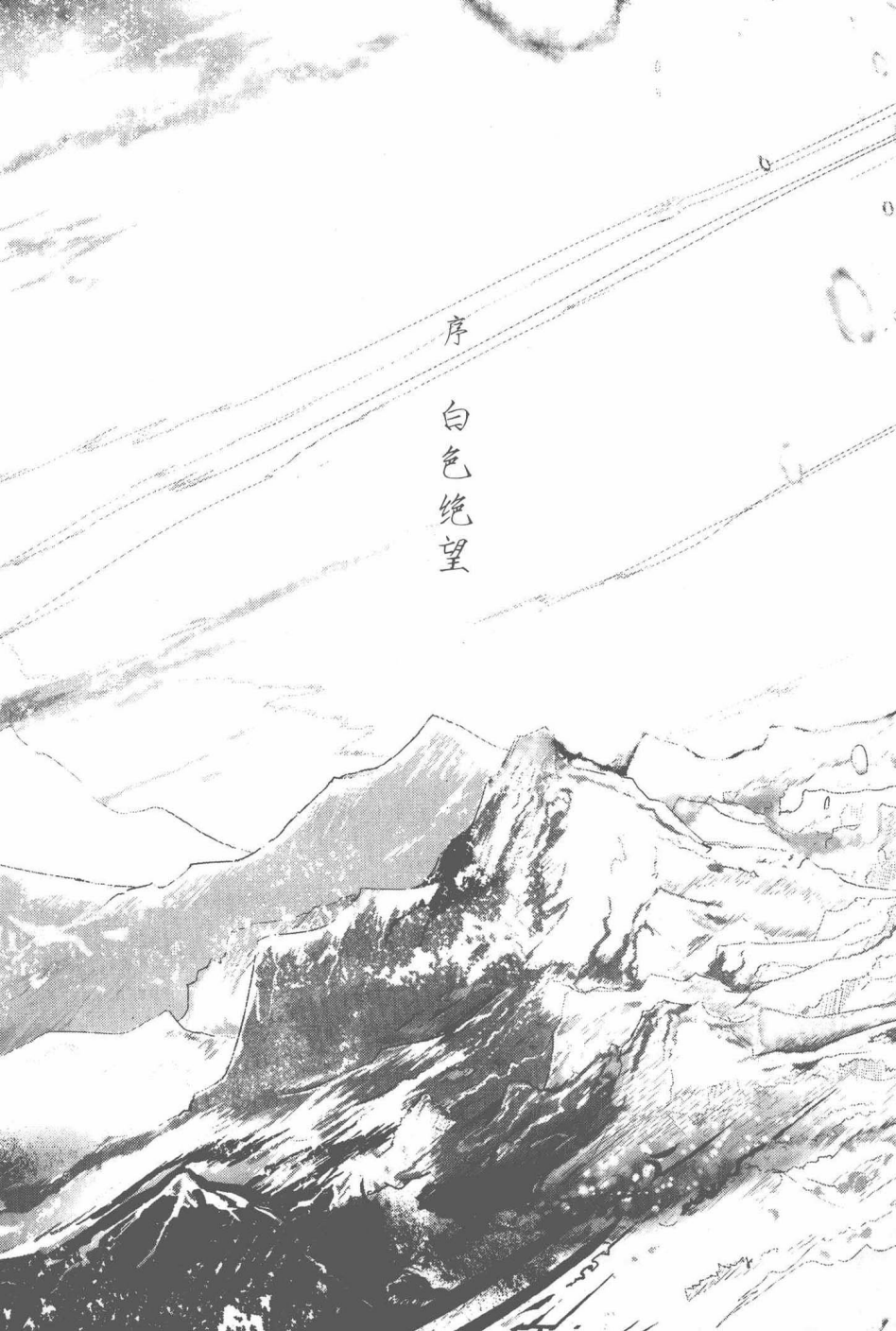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 创意产业园 3-07C

电话: (020) 38031253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

序
白色绝望



这片大地染满绝望的死白。

从天而降的并非雪花，而是如玻璃碎片般强袭刺骨的冰风暴。还来不及落地，冰屑已被狂风吹散，时而从地表刮至半空中。

这片土地在安鲁斯巴特山脉中，也算是极其寒峻的冰冻山野。其间，有个少年正拖着沉重的步伐蹒跚前进。他身上只有几件破烂的御寒衣物，看起来就像裹着几层毛毯。从磨出破洞的手套前端露出的指尖不只是冻到发红，而且早已冰冻成黑紫色了。

虚茫空泛的眼，茫茫然仰望着无边无际仅透出微光的穹苍。这里真是白色地狱啊，少年心想。只有微乎其微的幽光映出这片苍白大地，就算入夜，触目所及仍是一片死白，那样的白也等同于黑暗吧。

少年就像这片山脉的土地般，为世代承继的漫长争战感到疲惫不堪。

一道强风袭来，少年再也支撑不住，终于屈膝倒卧在冰寒如剑山的土地上。脑子已然昏沉，视线更是模糊，自己大概不行了吧。真想就这么沉沉睡去。恍惚之中，少年呼唤着母亲的名字。他想呼唤，但母亲的名字与父亲的声音早就斑驳褪色，不复记忆了。

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她手中的利刃对准了自己。

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为什么？为什么不干脆杀了我。

一抹淡淡香气还残留在衣服上。记忆中，那是曾被谁紧紧拥抱所沾染的。可就连那抹最贴近自己的香气，如今也已毫无意义。

烙印在两边眼皮上的溃烂伤口仍泛着灼烫的痛楚，不管是睁开眼或合上，都一样感到痛苦。

耳边交错的风声仿如细哑的笛音，其中还夹杂着动物奔跑的蹄声。这究竟是幻听或是什么，少年已无力分辨。

那是踏在冰地上所发出的独特声响。是野兽跑来了吧？反正也无所谓了。若说生是地狱，死也是地狱，那么少年只想早一刻得到安宁。

视野前端，出现一双小小的防寒靴。那一瞬间，在身边呼啸的冰雪风暴仿佛都停止了，但袭上身的冰冷空气却变得更加鲜明。

“还活着吗？”

令人惊讶的是，传进耳中的竟是个少女的声音。不管装得再怎么凛然高傲，仍掩不住因寒冷而颤抖的柔润童音。

少年已经分不清自己究竟是生还是死，而传入耳中的声音又有什么作用？他的手腕轻微抽动了一下，痉挛似的。

混沌的视线除了那茶色的靴子前端之外什么都看不见。如金属般沉重的眼皮不住地想合上，阻碍少年的视野。

“把脸抬起来。”

从头顶传来的声音充满威迫感。但听在少年耳中，仍像是



昏沉模糊的钟响——好想睡。连意识都逐渐染上雪白的色调。

“你听不见吗？我叫你把头抬起来！”

突然之间，一双小小的手扯住少年的襟口，硬是将他的上半身从雪地上扯了起来。少年仰首，原本紧闭的双眼也微微开了条细缝。

“只要再往前走一百步，你就能获救了。站起来！我要你站起来，继续向前走！”

那是比少年更加稚嫩，少女独有的温润声线。

空茫泛白的视野中，只见她那赤红的唇色，还有细腻柔美的下颚曲线。

少女应该是从停在她身后那架雪地马车里走下来的吧。那架雪地马车似乎刚从部落出发没多久，少女应该不可能独自搭乘，而且她好像也不打算让少年搭便车。

身在苦痛之中，是绝不会有人对自己伸出援手的。可是眼前的少女，却用她小小的手揪扯少年的襟口，用力揪扯着，而后丢下那强而有力的话语：

“站起来，继续活下去。”

比铃声更锐利，像是经过冶炼研磨的刀剑互相攻击打斗所发出的声音。

但少年已经闭上眼，连声音都发不出来，只能微微蠕动嘴唇吐出回答：

“我不要——”

够了，我不要了——少年啜嚅着。

“让我睡吧。”

我只想得到安宁。饥寒交迫的生活，我已经受够了。活着实在太苦了。

我只想轻松一点。

感觉到少女似乎愤恨地咬了咬下唇。因少年的答复而焦躁不悦，终于放弃似的松开揪扯着少年衣襟的小手。失去支撑的脸颊撞到地面，才刚感觉到疼痛，下一秒又忽然被拉起身，如死兽毛发的灰发被用力扯了起来。

于是这一次，少年总算看见了少女的双眼。

近在眼前的那双眼，深沉地燃烧着。

少年想，她眼底有簇苍蓝色的火焰呢。正当他胡思乱想的当口——

嘴唇却被啮咬似的狠狠掠夺了。被少女赤红、熨着热意的唇。

感觉像是吞下了液态的火焰，喉头烧了起来。他难以克制地把双手撑在雪地上激烈地咳嗽。冰冷的手指难受地挖着灼烫的喉间。

滴落在雪白大地上的，是他的唾液和茶色液体。少年马上就知道——那是经过酿造的烈酒。少年曾尝过这个味道。喝酒，是能让身体变得温暖的方法之一。除了以口哺喂的酒液之外，雪地上还混杂了几滴不同颜色的斑点。

鲜红的血液，是生命的颜色。

身体所感受到的痛苦，也是依然活着的证明。



少年紧咬着唇，感受如生锈铁块的赤红腥味，总算得以聚焦的双眼由下往上望向眼前的少女。潜藏在溃瘍眼皮底下的，是少年墨黑的瞳孔。

浓郁得几乎麻痹身心的酒液从果实般甜美的唇瓣间流进自己口中。这个时候，少年并不认为啮咬自己唇角的少女有哪里异于常人。

（雪螳螂……）

就算是群居在安鲁斯巴特山脉里的部落之中，也是势力最强大的一族。菲尔毕耶的女人有另一个称号——会将心爱的男人拆吃入腹，盈满激情的她们遭到世俗畏惧，被称为“雪螳螂”。

眼前这个小小的雪螳螂少女褪去外衣，任美丽的银发随风飞扬，缓缓开口道：

“睁开眼，起而动。这等灼热便是生命，这等血性便是我菲尔毕耶的宝藏。执握长剑活下去吧，我们是高傲的雪螳螂。绝望也无法冻结我们炙热的血液。”

这不过是仪式中的祝祷。当菲尔毕耶的子民们出发征战前，由族长朗诵，让战士带上战场的赠言。从尚且年幼的少女口中逸出这般言词未免太不合时宜，但明明是早该听腻的祝祷语句，却仿佛是为了从少女口中悠缓念出而存在的一席箴言。

“别让绝望冻结了你的血液。”

少女的舌尖，描绘似的轻轻划过少年的嘴唇。

像极了正在舔舐少年的鲜血。明明是个稚嫩的少女，这般举动未免太过鲜明激烈。



烈酒入腹，少年不懂涌上胸腔的热潮与高昂的情感是怎么回事。那是他打出生至今，从未有过的感觉。

只是强烈地感受到属于自己的鲜血滋味。

尚未意识到之前，伸出的手已经什么都抓不到了。

“我是安尔蒂希亚。”

代替那只拯救自己的手，少女留下了她的名字。

“我是菲尔毕耶的安尔蒂西亚。当绝望冻结了你的血液时，请想想这个名字，想起这个令你憎恨入骨的名字。如果你缺乏生存下去的意义，就把我当成仇人，随时来夺走我的命吧。”

抬起头，站起身，昂首阔步向前走。

少女说，你随时都能来夺走我的命。

“可是，我也不会轻易死在你的剑下。如果你想夺走我的体温、我的生命，就努力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男人吧。不准再在我面前露出这种丢脸的模样。”

如果你需要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我会给你的——她笑着这么说。

“我是菲尔毕耶的安尔蒂西亚。我不会记得你的名字……所以，就由你来记住我。”

看着返回雪地马车上的女孩背影，少年心里头一次冒出如此强烈的焦躁情绪。磨着已经失去知觉的双膝，也不管地面上结成一块块的冰晶磨破了肌肤，他颤抖着缓缓站起身。

这时候的他，就像只初生的野兽之子。

紧紧咬住嘴唇，血腥味再度扩散开来。而这也是他与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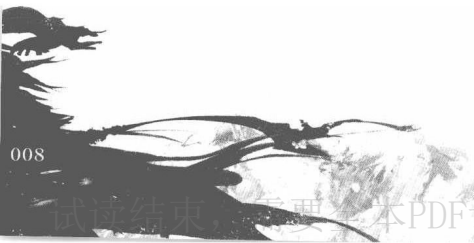
初吻滋味。

菲尔毕耶的阿尔蒂西亚。

这个名字灼烫了他的心，少年为了活下去，又往前踏出一步。

安鲁斯巴特历三百四十七年。

经历了漫长的三十年光阴，冰血战争终于在这一年停战。



第一章 蛮族的战歌



居住在安鲁斯巴特山脉里的居民皆是古老的民族。在被冰雪覆盖的山野间，能用来聚落居住的土地并不算多。但在这块有限的土地上，仍群居着几个拥有各自独特文化的民族。也许是为了熬过极为冰寒困苦恶劣环境，他们的脾性多半也偏向粗暴凶猛之流。

发生斗争时，原本拿来狩猎野兽的刀剑，也会不假思索地拿来对付眼前的敌人。

仿佛想确认眼前的人不过是头野兽。

随着时光与季节更迭循环，当这片山脉被冰雪轻轻覆上一层薄纱之际，山野的某处，有两个民族也拿起刀剑互相攻击。

“不准退缩！就连往后退一步都不允许！”

在狂猛吹刮的寒风之中，站在最前端发号施令的是其中一族的族长。

两族的斗争始于私怨，随着冬季到来却演变成一场赌上性命的殊死战。不管哪个部族的人口都寥寥可数，但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阻止这场无谓的战事。

虽无大雪纷飞的场景，但这片冰冻的土地仍被终年不化的皑皑白雪覆盖着。

参与战事的人们身上穿着皮革制成的护身道具，手里紧握钢铁刀剑。

若呼啸的狂风能平息他们亢奋的情绪该有多好，可惜今日



纷飞落下的并不是连绵冰雪，而是以木头和钢铁所制成的箭矢。

无力颓倒在地的身躯，洒落在山野间的鲜红血液……

当赤红的血沾染了白雪，白色的天使或许会从天而降吧。

但当春天临访时，这片山野依旧被玷污着。

死亡不过是虚茫与沉默。沸腾的鲜血是依然活着的证明，战斗让他们深感兴奋。每个手持刀剑投身其中的家伙皆已忘我，这或许也算是某种幸福吧。

两族族长兵戎相对，就在两人都赌上性命誓言取胜的当口——

忽而传来足以平息动乱的高昂声响。

那是拍打在紧绷兽皮上的音乐。在这片战场上，出现了穿着不同于两族装束的一群战士。

“来者何人！”

闯入战地的战士们动作轻巧熟练得令人惊叹。仿佛不愿让这场杀戮继续进行般，两族的武器被一一击落，掉在雪地上。

朦胧的视线，看不见属于他们的部族徽章。

可就算如此，依然能清楚知道这群战士正是把自己当做猎物没错。因为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两把刀。

一名战士从后头跃出。

没有一丝犹豫，笔直朝向仍相互砍杀的两族族长走去，那是个体型纤细、四肢修长、用面具遮掩住脸上所有表情的战士。

而他的双手中，也执握着与其他战士相同的大型弯刀。

“菲尔毕耶……”

不知是谁叫出这几个字，叫出属于那群战士的名字。

在这片山脉中，拥有悠长历史的战族之名。

双手都能自由操控刀剑的蛮族。关于他们的事迹——正确说来，是关于她们的事迹，在这片山野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专门用来行走于雪地间的防寒靴，还有足以斩断狂风的驭剑才能。

菲尔毕耶的战士以优雅如舞步的动作弹开了两族族长的刀刃。那样的动作实在太优美炫目，叫在场的所有男人不禁却步。

以此为暗号般，有个女人站在丘陵上向下俯视这片战场。那是个穿着美丽服饰的年轻女子，就算好几层布料的连帽斗篷遮掩了她的容貌，但那随风飘曳的银发和一用力就能折断的纤细颈项，仿佛都散发出同样美丽醉人的幽香。

在她身旁有个男人缩起了原本就瘦弱的脊背，目不交睫地凝视着战场。他身上的衣物和头发都是一片灰白，几乎要隐没在这片白花花的雪地中。

从她身旁传出的高昂鼓声，就像在咏唱着菲尔毕耶一族的战歌。

“镇定下来——”

从女人口中吐出的字句绝不算大声，却足以激烈震动冻结的空气。

谁会不认得她？

她可是蛮族菲尔毕耶的美丽女族长呢。

“把刀剑放回地上！这片山野不该再染上无谓的鲜血。我

愿以菲尔毕耶之剑为筹码，介入这场战事从中调停。就将这场争战，暂时搁置在安鲁斯巴特的雪螳螂——菲尔毕耶这里吧！”

菲尔毕耶一族在这片山脉中拥有极强大的力量。也许是过去曾投身在那场漫长战争中的关系，自从十多年前拟定协议开始，她们就致力于维系各个部族间的和平，菲尔毕耶也不再对其他部族兵戎相向。不过他们身为蛮族的名号与势力并没有因此衰退，看在正彼此对峙的两族人民眼中，他们依然是高傲且令人畏惧的存在。

但其中一方的族长紧咬下唇，再度执起落地的剑。

对方虽是蛮族，却比自己的女儿还年轻。她手上甚至连把剑也没有，仅仅是虚张声势罢了。雪螳螂也不过是经由夸饰得来的虚名。

“放箭——”

族长的叫声让后方怯懦不安的士兵回过神，急忙搭弓射出锐利的箭矢。

狙击的目标是菲尔毕耶——那个站在丘陵上的女族长。就算突然改变攻击的目标也没有人在乎。

其他人也跟着挥动刀剑，往身旁的菲尔毕耶战士们展开攻击。

“一个手中连把剑都没有的小姑娘，居然想要我乖乖听话！少做梦了——”

那个戴着面具的战士依然优雅地挡下伤人不眨眼的刀剑，再补上一刀砍向对方的大腿。





痛苦地屈身倒地之际，戴着面具的战士已然逼近眼前。

“——你说剑怎么了？”

战士口中逸出低喃。那声音未免太深沉、太冰冷，而且也太过……优美，令族长不由得瞠目。

视线彼端，是那个伫立在山丘上的女人娉影。瞄准她的箭矢，全被身型佝偻、守在她身旁的男人一一挥落挡下。与苍白着脸孔伫立在山丘上的女孩形成对比，眼前看不清脸孔的战士伸手摘下覆住自己的面具。

战士是个女人。

这并不是多令人惊奇的大事。

远道而来的过客或许会为此感到惊愕，但身为菲尔毕耶的子民，就算是女儿身也经常得持剑作战。尽管男人的力气略胜一筹，女战士的激情却能斩断各种不怀好意的诅咒。

女人舞刀弄剑并不是什么奇闻异事，教族长震惊错愕的绝非这种小事。

族长之所以惊愕，是因为他看见从面具之间泄出一缕如银丝的美丽长发。

“如果靠刀剑才能令你心服口服，我就站在这里和你斗到你满意为止。”

那是双泛着淡淡蓝光的瞳眸。

嘴唇是明艳动人的鲜红。

“雪地里的……螳螂……”

他无意识地喃喃出声。

